

DI ER CI HUN LIAN

刘战英 著

第二次婚恋

文化艺术出版社

7.7

第二次婚恋

刘战英 著

(京)新登字140号

第二次婚恋

刘战英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静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航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40千字
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保定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1192-1/I·530

定价: 7.20元

序

黄浪华

空军的作者，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有两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王世阁，一个就是刘战英。这就同沈阳军区的作者不能忘记田成仁、柳清波，武汉军区的作者不能忘记骆峰，济南军区的作者不能忘记赵鹗，兰州军区的作者不能忘记尉立青，广州军区的作者不能忘记柯原、伊增勋……一样。这些在各军区、军兵种活跃过的文艺干部，尽管现在有的已经离退休了，有的转业到了地方，甚至有的已作古，但他们都曾经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到部队需要的作者身上，他们的业绩永存！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我们军队的文艺创作队伍才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一茬接一茬地茁壮成长着。

记不得什么时候认识刘战英的了。只记得一九七三年后，空军文化部来了个小伙子，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粗

声粗气，办事风风火火，浑身上下透着燕赵之士的豪气。他就是刘战英。他三天两头到我们《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来，了解我们的组稿意图。起初，我还以为是他自己想写点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刚刚接替王世阁的工作，分工专管空军的文艺创作。那时，空军的创作，特别是部队业余创作，远比许多军区、军兵种差。他好像不服气，打算办一拉溜的创作学习班（当时还不叫笔会），抓出一批创作骨干和作品来，打个翻身仗。不过，办学习班谈何容易。一个班，十几个人，时间一到三个月，光住宿费就吓死人。文化部是个清水衙门，哪来这笔款？刘战英还真有办法，他找各军区空军文化部门的领导做工作，说服他们出钱给招待所，硬是把学习班办起来了。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他调入空军创作室一直到一九八八年转业，十多年中，他竟办了二十来期文艺创作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年轻作者不下四五十人次！

刘战英也是一名业余作者。如果没有牺牲的精神，那是很难想象他会有如此热情去办学习班的！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从部队基层选送上来的“秀才”。他们的领导和战友对他们寄以很高的期望，说白了，就是要他们参加学习班后，要拿出成果来，要能在报纸杂志上见到“白纸黑字”。这不仅难为了“秀才”们，更难为了学习班的主持人。主持人手上不掌握报纸杂志，作品能否发表，他说了不算。怎么办？他只有在“秀才”们的作品上下功夫，帮他们把作品弄得“好上加好”。这一来，人家构思没有完成的，他要帮忙完成构思；人家缺乏生活的，他要帮忙补充生活；人家没有题

材,他要把自己的题材掏给人家……总之,你得使尽吃好的力气,让那些业余作者的作品一篇篇都能问世,否则他们回去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一期创作学习班下来,主持人想写的好几篇东西,全没了:因为它的构思细节甚至题材,全肢解给了别人。我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当编辑十几年,很少写短篇,何也,症结就在此。但我是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是我的职责。刘战英呢?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毛泽东说得对,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点精神还行吗?一期学习班办下来,一批新作品见了报,刘战英欢喜地得不行,比自己的作品见铅字还高兴!一期又一期学习班办下去,一批又一批年轻作者冒出头,刘战英更是乐不可支。到我们编辑部来,谈起他们,刘战英总情不自禁地说:“那是我们第×期的学员!”口气中充满着自豪与骄傲!这些作者总忘不了铺路人,他们到北京来,准要到刘战英家去拜访。他的家,真是宾客盈门,成了空军业余作者的沙龙。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一阔脸就变者。他们成了名家之后,谈起刘战英或刘战英的作品,常常会脸一拉、嘴一歪:“哼,他呀……”有个别的,在刘战英落难的时候,还投井下石呢!可是,刘战英从不计较这一切,他照样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办事风风火火,浑身上上下下透着燕赵之士的豪气!

也许我与刘战英有点缘分吧,一九八九年五月,我们竟然走到了一起,成了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一员。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八八年年底的一天,刘战英突然打电话找我。那时,他已转业到了全国侨联。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他那震

耳的大嗓门：“老黄，侨联最近成立了一个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你是归侨，快来和我们一块干吧！”我一点儿思想准备没有，只得对着话筒支吾了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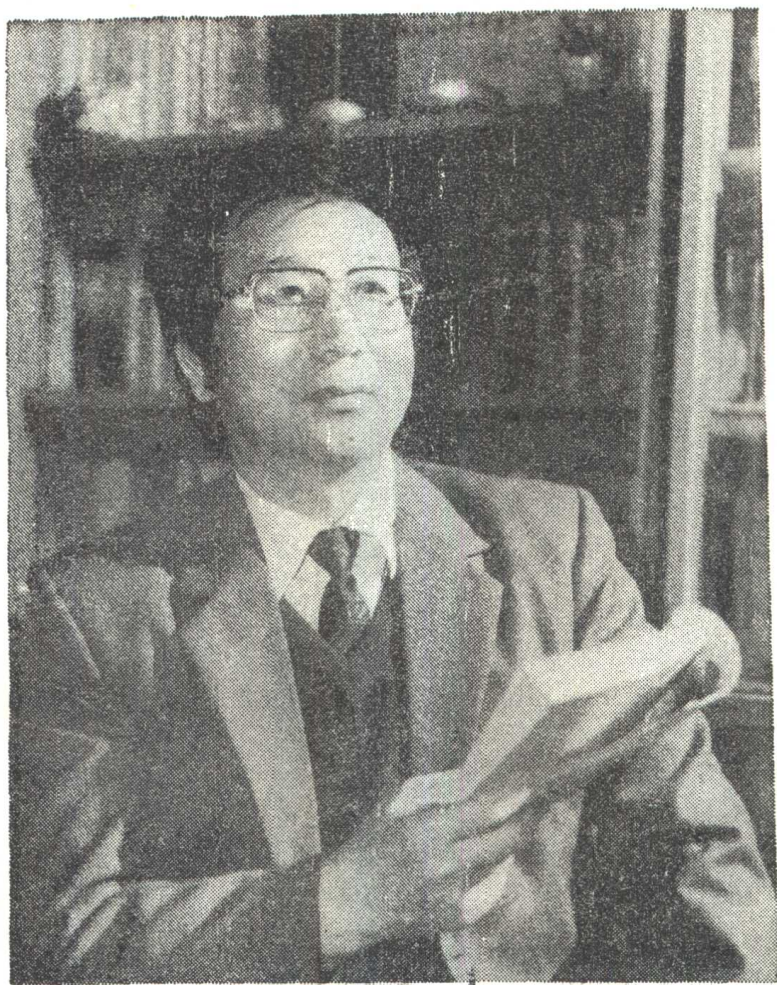
我是个马来西亚归侨，从感情上讲，自然很愿意为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们做点工作。但是，我已经在军队里整整生活了二十七年，部队早就是我的家了！更何况，我当时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第一副社长，军队正需要我！不过，刘战英倒动了真格的，不几天就来我办公室登门当说客。他谈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远景，谈侨务工作的重要性，谈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感情……硬是把我说动了。就像二十七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一样，使我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今天，我要投戎从笔，也有义无反顾的气概了！这以后的大半年里，刘战英和全国侨联人事部的林佑辉一块，找总政文化部的领导，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三番五次，费尽了口舌，终于使他们把我放了！不过，到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我才知道这个刚刚成立的出版社，条件有多么的艰苦。就拿办公桌来说吧，一个人竟没有一个；二十多个人挤在两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夏天彼此间身上的汗臭，都可以清楚闻到。刘战英在部队是空军创作室的副主任，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可他依然是在部队当文艺干事的本色，默默地奉献着。他有严重的冠心病，可编的稿子比别人要多，仅一九九〇年一年，就编了七百余万字。这数字，是其他出版社编辑的工作量的十倍！创业是极其艰苦的。看到军龄比我长、在部队条件比较优越的刘战

英都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一再声明,我到地方来,是他“骗”来的!

刘战英还是个多产的作家,搞专业创作三四年,却有三四部长篇问世。一年一部!我没想到的是,他在当文艺干事、竭尽全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时候,还能写出短篇来,而且是一篇接一篇的。这些短篇,大部分都收到这本集子里了。这些作品,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风风火火,字里行间似乎都可以摸到他那充满活力急速跳动的心。

我从来没给别人作过序,因为我觉得那是名人名家的事。我虽然也是作家,作品也出过几本,但仍是默默无闻者,岂敢去关公面前耍大刀?这次,刘战英把书稿送给了我,还附了一张条子,要我作个序,口气多少带点军人的命令式。这样,我只得从命了,于是,破天荒地写下了上面的话,就算是序吧!

1991年1月19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蹒跚的脚印(早期习作)

路 遇.....	(3)
占 位.....	(12)
起飞线.....	(21)
新机械师.....	(40)
换房记.....	(49)
大鲁和小鲁.....	(55)
第二次婚恋.....	(60)
和谐的笑声.....	(78)
春 夜.....	(83)
炊事班的杀声.....	(91)

第二辑 爬坡的汗斑(中期习作)

第一百次飞行之前.....	(103)
应该埋葬的.....	(115)
神炮手的“光头”.....	(125)
生活的航线.....	(132)
直线加方块的色彩.....	(148)
今宵月圆.....	(165)
闪着曳光的挽歌.....	(175)
司令员和他的经理儿子.....	(187 ,
月光下的雕像.....	(199 ,
后记.....	(211)

第 一 辑

蹒跚的脚印

(早期习作)

(1972—1979)

路 遇

小麦打了苞，玉米长了尺把高。

清晨，我吃罢早点，匆匆地走出了县革委会招待所。部队正进行传统教育。我这趟来冀中平原，就是到红岗人民公社请我们连的老连长张铁山回连讲连史。

嘿！提起我们老连长张铁山，炮弹壳吊起来当钟打——当当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连在老连长带领下，不仅以“猛虎英雄连”著称；还以模范执行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纪爱民模范连”驰名。张连长的

优秀事迹，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把挂一漏万听到的聚在一起，足够装满一筐箩。

解放后，已经提升营长的张铁山，因身上几处挂花，组织上想安排他在城市工作，他却坚决要求回乡务农。回到农村后，他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品德，“文革”中，担任了红岗人民公社的革委会主任。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昨天傍黑儿，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县革委会，听说红岗公社有辆在县化肥厂拉水管的汽车，今天早晨回去，正好顺路。

进了化肥厂的大门，我望着厂房设备出神，这个化肥厂的气派还不小呢。背后突然暴起粗声粗气的喊声：“哎——同志！别光顾了东张西望，要脚下留情。”

我一低头：哟！右脚差一丁点儿踩坏院子里种的西红柿。我一回身，一个彪形大汉卷着一股风从我面前忽地冲了过去。他肩上扛着两根五六米长的水管子，脚步落在地上，像碌碡夯地一样响。

顺着他去的方向望去，前边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心里不由一喜，断定是我要搭的那辆汽车，便疾步奔了过去。

我还没有走近汽车，方才教训我的大汉，“咣”的一声把水管子放在地上，双手一叉腰，铁塔一样地立在汽车旁边，粗脖子红脸地向正在车上鼓捣煞绳的年轻司机开了炮：“小李！你倒真有力气，怎么把汽车当不当正不正地停在人家地头？装车时不留神，踩坏庄稼怎么办？！”

我真担心司机脸上挂不住，火性子上来，跟他撕破脸，闹翻了。事情竟出乎我的所料。司机抬起头来，一挤咕眼，嘿嘿嘿地笑了笑，一声没吭。

“嘿嘿！嘿嘿！就知道一个劲儿地傻笑。”大汉气鼓鼓地一挥胳膊，“把车往前开点！”

司机站起身来，用手掸了掸衣服上的铁锈，半嬉笑半认真地说：“汽车离庄稼足有两扁担远，不碍事。开那么远，要叫您白跑冤枉道。”

“跑冤枉道？我又不是泥捏的，多走几步路，就会累垮啦？我问你，踩坏庄稼怎么弥补？”

司机无可奈何，只好把车开出了十几米远。

这个大汉，五十出头的年纪，膀乍腰圆，头上包着一条白羊肚毛巾，两眼闪光，满腮胡茬子，看模样，像个地道的庄稼人。

我看着他，觉得非常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面：是参军前，不对；是入伍后，不对；莫非是在电影里，也不对。

“解放军同志，”那大汉忽然叫住我，“听说你要搭车去红岗，欢迎呵！来，帮个手把水管子装上，马上开车。”后面两句话，不像商量的口吻，说确切点，倒像是给我下命令。

“是！”我的回答显然博得了他的满意，他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头：“小伙子，够样。”说着，拽住我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向库房走去。

装完车，司机走过来，执意要我和大汉坐在驾驶室里。还没等我开口，他却一摆手：“自家人，别打呱了。我和解放

军同志坐在上边，一来提防管子掉下来，二来向解放军取点经、趸点货。”说完，他一只手抓住车帮，一只脚踩在汽车后轮胎上，腾地跃上了车。我学着他的姿势，也飞身纵上了车。

汽车箭一般地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飞驰。公路两旁，绿油油的麦田和玉米地连成一片，像浩瀚的大海，在微风的拂动下，碧波滚滚。

我们两个人背靠着驾驶室坐在水管子上，交谈着。“同志，你贵姓？”我把身子挪动了一下，问了一句。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爽快地说：“弓长张的张。”

我一听他姓“张”，心里一热。正想往下询问，他却一会儿问问部队的读书情况，一会儿问问连队目前搞什么教育，喋喋不休，简直没有我插话的机会。不过，倒使我增添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个老张外表硬得像炮管，心里却像摆着一个火炉子。

“哧——哧——！”汽车突然停住了。老张就像坐在飞机座舱里的弹椅上一样，一按电钮，腾地站了起来，探着身子说：“小李！前头在修路，车过不去了；走下道要经心，可别轧坏棒子苗。”

“您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在这样的道上开车，那是老太太拾鸡蛋——稳拿把攥！”

“出不了错？！”老张用拳头轻轻地在驾驶室顶上一插，“就凭你这骄傲劲头，十有八九要出错，要是轧了一棵棒子苗，我非狠狠地拧你的鼻子不可。”说着，他踮起脚尖，整个身子几乎趴在驾驶室上了，两眼一眨不眨地朝前看着。